



大宋真正风起云涌的时刻
在那场历史性的变法之前
其实已经悄悄临近……

戒念◎著

宋 相 守



版社

宋氏



威金老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风 / 戒念著.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8. 6 .

ISBN 978-7-80689-973-1

I. 宋… II. 戒…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6773 号

宋风

作 者: 戒 念

责任编辑: 姜 蓓

特约编辑: 管嫣红

封面设计: 棱角工作室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电 话: 0756-2639346 邮政编码: 519001

邮 购: 0756-2639344 2639345 2639346

网 址: www.zhcbbs.net

E - mail: zhcbbs@zhcbbs.net

印 刷: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mm 1/16

印 张: 168 字数: 2488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9-973-1

本册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戒念

奔三男，石油工人，最大的愿望便是读书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最欣喜的事情便是从一堆书中发现令人眼前一亮的文字。起初为了理想步入架空历史，现在为了自己的爱人和即将诞生的宝贝而写字，希望他们永远沐浴在阳光之下，希望自己能够让他们每一刻都幸福美满……



CONTENTS

- 第一章·难治·001
- 第二章·天机·015
- 第三章·将至·033
- 第四章·大灾·040
- 第五章·瘟疫·058
- 第六章·医者·076
- 第七章·面圣·099
- 第八章·辩经·119
- 第九章·参谋·143
- 第十章·成婚·159

第十一章·外放·171

第十二章·战报·189

第十三章·财政·206

第十四章·病危·224

第十五章·俘虏·247

第十六章·吏治·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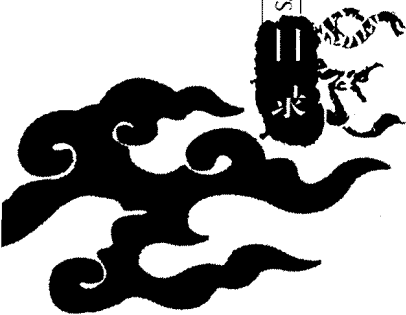
第十七章·安石·281

第十八章·银行·298

第十九章·赏赐·305

CONTENTS

目
录



王静辉不知道赵项正在福宁殿高兴，他现在正在平民医馆专门给苏洵养病的小院子里面为接触过苏洵的苏家人挨个诊断是否有感染肺结核的症状。在这个时空中还没有二十一世纪那样先进的检查身体的医学设备，全凭医生给病人把脉来判断病情，再好点儿也就是借助王静辉发明的听诊器来检查心肺功能。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给病人检查身体几乎对诊断肺结核感染没有任何有效的作用，王静辉这样做也不过是略尽人事罢了。

“哪怕有显微镜，也可以通过观察受诊者的痰液来判断是否被感染肺结核啊！”王静辉对以这样的手段来检查苏家人身体感到极为不满意。现在王静辉与徐氏合办的玻璃作坊，在王静辉教会工匠烧制玻璃的工艺方法后，由于他对发明创造实行重奖制度的催化，这些工匠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经过不断的努力，这些工匠们已经可以生产纯净度很高的玻璃制品了。

玻璃产业在王静辉的产业布局当中是重中之重，虽然玻璃的意义没有印刷术这么大，现在看来也没有商务印书馆的赚钱能力强，但王静辉打算在商务印书馆确立了印刷界的地位后，便把铅活字水力印刷技术传播出去。像铅活字印刷术这样具有变革性的发明，在外人眼中它是王静辉的超级赚钱机器，他能够在大宋书商面前嗓门这么粗全靠铅活字印刷术所赐，王静辉当然不能让这样的技术烂在他一个人的手里。玻璃产业便是王静辉长期而又稳定的财源了，围绕着玻璃产业，今后还有更赚钱的东西——把法国人逼得跳楼的镜子。

虽然能够生产出纯净度很高的玻璃毛坯，但对于制作显微镜或者是望远镜这些东西，王静辉心中实在是没有底气，他只知道向玻璃熔液中加入铅可



以增大玻璃的折射性，可具体怎么操作就难了，除此之外还有玻璃毛坯的磨制，这东西他更是一窍不通……

“算了，等有空的时候跟那些工匠说道说道，加上高额奖励，也许他们真的能够把显微镜和望远镜给造出来，现在是指望不上了！”王静辉收起了他的狂想，细心地给苏家人诊断。

下一个轮到王静辉诊脉的是一个妇人，非常美丽，王静辉对她也有印象——她就是那天在院子里面碰到的苏偶像的夫人，王静辉和气地向她打招呼，旁边的苏轼显然对她更是殷勤，不过这一切在王静辉给她诊脉后就发生了变化：她的脉相告诉王静辉她的身体有问题，是不是感染了肺结核他不敢确定，但他能够确定苏轼的夫人心脏有大问题。

王静辉问道：“苏夫人，最近你的身体是不是有些不适？胸闷、气短，有时候心口会轻微地有些疼痛？”

苏夫人还没有回答，旁边的苏轼就急切地说道：“王公子果然是医道高明，拙荆王氏最近身体是有些不好，心口有些发痛，还想找你来看看呢。”

王静辉从屋外招进一个女子，这是平民医馆为了方便给女性患者使用听诊器诊断而专门培养的女护士，她在王静辉的指挥下在布帘的另一边在苏夫人胸口的位置移动听诊器端头，而王静辉则在布帘的另外一边仔细判断。

其实王静辉即使不用听诊器，只是使用诊脉的方法也能够非常确定地判断苏轼的老婆患有心脏病，不过这可涉及到自己敬重的苏偶像，王静辉不能再次用听诊器来获得苏夫人心肺功能的确切情况。不过事实就是这样残酷，苏夫人患的就是令王静辉头痛的心脏病。

这可是非常让王静辉头痛的事情，但他还是不露声色地告诉苏轼夫妇，苏夫人只不过有些着凉，外加劳累而使身体有些不适，待会儿他会开出药方的。把苏夫人送出去之后，王静辉立刻把也想跟着出去的苏轼叫住：“子瞻兄，请留步，我有点儿事情想和你谈谈。”

看着苏轼疑惑地留下来，王静辉走到门前，看到苏夫人向苏洵养病的院落走去后，他把房门关好，对苏轼说道：“子瞻兄，实话告诉你吧，嫂夫人患上了一种非常难缠的病症，我们学医的人把与心脏有关的病症习惯上统称为心脏病，嫂夫人正是患上了其中的一种，不过具体是哪一种我还需要详细地诊



断后才能确定。”

苏轼虽然不是学医的，但他一听自己的妻子患上的居然是和心脏这么重要的器官有关的病症，也知道非同小可，连忙问道：“改之，那还等什么？刚才为什么告诉我们夫妇是受了风寒？现在我就把她叫来让你给她详细诊断！”说完便向屋外走去。

王静辉立刻把他拦了下来，耐心地说道：“子瞻兄，不管嫂夫人患上的是哪一种心脏病，都务必要注意，病人不能受太大的刺激，要保持心情愉快和平稳！你现在告诉她，如果引起她内心焦躁，那对我今后给嫂子的治疗是十分不利的！”

苏轼听后神情呆滞，无力地坐回到椅子上，王静辉看到苏偶像在听到自己的老婆患上心脏病后的样子也是感慨万分，他和声安慰苏轼道：“子瞻兄，嫂子虽然很不幸患上了心脏病，但我们也不是没有其他的方法！心脏病在现在的条件来看，想要完全治愈，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但我们有得是办法来延长嫂子的寿命，如果治疗得当的话，嫂子可以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不过……”

苏轼听后兴奋地问道：“改之，你说的是真的吗？弗儿真的能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不过什么？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尽管说，是不是诊金上困难？我虽然不富裕，但也多少有些积蓄……”

王静辉听到苏轼称他的老婆为“弗儿”，立刻就想到苏轼那首怀念他老婆的《江城子》中“十年生死两茫茫”这著名的词句，后来的王闰之正是王弗死后才嫁给他的。他心中想道：不会是自己记错了吧？今年苏轼家中死的人是王弗，明年才轮到他老爹苏洵，怪不得苏洵的病情虽然严重，但绝对可以撑过今年的。还好苏轼遇上了自己，否则他在这两年当中一定不会好过。

王静辉朝他摆摆手肃容说道：“子瞻兄误会我了，我平民医馆就算是给素不相识的人治病，这诊金也是全免的，只在抓药的时候才收取成本费用，即使患者家中困难我们也照样会给他医治，更何况苏兄是我敬重之人，我哪能收取你的费用呢？我这里还有一种药对嫂子的病情有很大帮助，不过子瞻兄你切记：要想完全治愈嫂子心脏的病症几乎是不可能，我们能做到的也只是尽量让嫂子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嫂子身患这种病

症，万万不能生育，否则母子皆不保，甚至就算嫂子冒着生命危险把孩子生下来，孩子也很可能会有和他母亲一样的病症！”

苏轼听了王静辉的话后，觉得自己太着急了，以至于误会了王静辉的人品，不禁一阵脸红，不过他听到自己的妻子不能生育的时候，感到有些为难地说道：“难道改之你就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吗？”

王静辉想道，即使是在二十一世纪，凭借着先进的医疗器械设备和高明的医生，心脏病患者要想正常生育也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更何况是连剖腹产都是件不可能的事的宋朝？而王弗现在的状况是很可能随时会心脏病突发而死亡，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心脏移植，这在现在这样的条件下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所以只有采取保守治疗的方法来延续王弗的生命，要想生育是连门儿都没有。

王静辉肯定地回答苏轼说：“这个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改变，除非嫂夫人冒险，那也是九死一生，那样的话最好的情况也就是母亲和孩子之间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而且即便保住了嫂夫人，她也是元气大伤，比现在的情况还要糟糕！子瞻兄，在这个问题上小弟身为医者决不说谎，放在天下任何一个名医身上，他们对此也都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改变，还请子瞻兄三思！”

看着苏轼伤心的样子，王静辉也没有办法，自己手里就这么两瓶速效救心丸作为急救药物储备。若是在二十一世纪，只要有钱这种药几乎是要多少有多少，但现在就显得格外宝贵，它可是天津达仁堂的招牌药，日本人为了它的配方没少下工夫，但没有得手，现在王静辉除了知道速效救心丸中含有川芎和冰片外，要仿造难度实在是太大。速效救心丸虽然对心脏病有奇效，但也只能起到急救和缓解病症的作用，要想治愈心脏病那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要在苏轼老婆将来生孩子时保住她的生命安全，那就更是天方夜谭了。

苏轼听后沉思了一会儿说道：“那一切就按照改之你说的去做，要多劳改之为拙荆的病费心了！”

王静辉说道：“给嫂夫人治病还需要你的配合，我先给她用一个月的药看看效果如何，在这段时间里要注意不能让她知道自己的病情，保持她心情开朗。如果我开的药方效果不错的话，再告诉她实情，让她积极配合我的治疗。”他知道苏偶像一生深爱这个原配夫人王弗，要不然也不会有“十年生死两茫



茫”的词句了。不过现在王静辉既然已经发现了王弗身患心脏病，虽然不能治愈王弗，但要保证王弗病情稳定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恐怕苏轼那首闻名后世的《江城子》又要推后N年了。

给苏轼交代完王弗病情须注意的要点后，王静辉在书房中冥思苦想地给王弗开了一张药方，同样是由胡全汉负责，不过他也向胡全汉下了封口令，务必不能在这个时候刺激王弗，否则王弗病发，就是神仙也难救。

给苏家人检查完身体后，王静辉又仔细地给还在病床上的苏洵诊断，不过苏洵现在看起来不错。在打了一针青霉素后，虽然药不对症，但青霉素在这个时代效果非常不错，再加上王静辉开的方子对路，现在苏洵的痰液中已经没有血丝了，整个人的精神也好了许多，也可以在床上看书了。苏洵和家人在王静辉给苏洵把脉后一个劲儿地感谢王静辉，毕竟苏洵的身体是以眼睛看得见的速度恢复着，这使得王静辉感到十分不好意思，在嘱咐了苏洵要注意休息后，王静辉离开了苏洵养病的小院子，回到了自己的书房。

下午的时候，王静辉和往常一样给这些孩子讲课，而苏轼由于得知妻子王弗身体有病，便没了这个心思，被他早早地劝回去陪伴王弗去了。这些孩子中，除了徐氏李管事的儿子李慎是个超级天才外，其他的孩子也是王静辉在他所收养的孤儿当中经过严格选拔挑出来的好苗子。虽然按照二十一世纪的教育观点，这些孩子的底子和知识结构远远称不上扎实，但王静辉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毕竟这个时代不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样崇尚科学，在周围各种儒家经典的包围下，他能够教授孩子们数学、物理、医学知识已经很不容易了。

王静辉写的《数论》已经完工，而讲述物理知识的《物论》尽管还在写作中，但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将《物论》前三卷拿出来给孩子们当教材了。现在商务印书馆已经在准备《数论》的排版工作了，由于这类书籍并非热门，所以王静辉自开印刷作坊以来头一回准备亏本儿印书，如果卖不出去，他就将这些书籍全部弄进他正在修建的图书馆里面去，供有兴趣的人免费阅读。

无论在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读书人能够通过科举而谋个出身的毕竟是极少数，不过由于宋朝皇帝对医学的偏爱，使得读书人在走不通科举之路的时候，多数就顺便转行学医做郎中了。这么庞大的基数使得有宋一朝名医辈



出，医学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王静辉创立的华英书院也把医学作为必修科目。

因为就读华英书院的学生主要都是贫家子弟，而王静辉也不能供他们考一辈子科举，在王静辉的计划中，这里便是培养他所需要的科学人才的摇篮。不过他现在也不能把《数论》和《物论》堂而皇之地搬上华英书院的讲坛，一方面没有合适的老师，另外一方面这样做会引起很大的反响。在那些正统的儒家学者眼中，“科学”是可有可无的学科，出人头地唯有孔孟之道。王静辉打算在这些孩子中先进行前期的准备，然后在华英书院中实行，继而向整个大宋社会渗透，并且用自己的“发家史”来传达这么一个消息：如果你学习科学并且精通此道的话，那明天的大宋百万俱乐部中将会有你的一席……

学生提问的问题虽多，但这些问题对于王静辉来说还是小儿科的水平，何况教科书便是他写的，哪有被难倒的道理？所以他在回答学生提问的时候，还有时间在那里幻想怎么不动声色地动摇儒家根基以改变中国的命运呢。

正当王静辉在学生的提问中幻想大宋的明天的时候，管家王福再一次敲门打断了他的幻想。由于自己事务繁多，自从开始授课以来，王静辉几乎就没有顺顺利利地上完一堂完整的课，这使得他反思是不是自己真的不适合干教师这一行。

王静辉接过帖子打开一看，后面的落款居然是宰辅韩琦，帖子上邀请他去相府一叙，他的心中泛起迷糊来：“韩琦来找我干什么？难道是防疫体系出了什么问题？”想到这里王静辉的心中就直发冷：这可关系着很多人的性命啊！在汴都开封这样拥有快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中，没有现代化的治疗手段的支持，那么一次小规模瘟疫如果得不到控制，也会引发天大的灾难。由于王静辉感到自己的到来使这个时空发生了太多的变故，很难说原本在历史上没有多大规模的瘟疫会有什么变化。关于这场雨涝后的瘟疫，历史书上又没有太多的记述，搞得他也有点儿紧张了。

夜色刚刚降临汴都这个世界第一大城市，王静辉就乘坐着马车来到了宰辅韩琦住宅的大门口，随行的书童将王静辉的拜帖呈送上去，门房也不向内通报，立刻就放他们进去了。

还是由门房将王静辉带给韩府的管家后，由管家带他穿过韩琦那大得有



些夸张的园林去见韩琦。王静辉在看见韩琦的同时，发现欧阳修居然也在这里，两个人似乎正等着王静辉的到来。对这样的排场他有些摸不到头脑，但还是快步上前躬身行礼：“晚生见过韩相、欧阳大人！”

今晚韩琦和欧阳修的兴致似乎不错，非常客气地让王静辉落座，弄得王静辉多少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他不知道今天赵顼根据他的策论写成奏章上书给英宗皇帝，并且交付群臣讨论，使颍王赵顼获得了很大的政治资本，也给这些两朝老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后众臣散去，英宗唯独留下韩琦、富弼和颍王赵顼三人。

富弼和韩琦在仁宗朝的时候，由于两人的功绩，被人们合称为“富韩”，是大宋高层中一言九鼎的人物。不过富弼和韩琦早已经不是以前那样了，现在韩琦受到英宗的恩宠明显要比富弼多一些，这也是因为富弼蹉了濮议这潭浑水的结果，尽管这样，富弼仍然在朝中众臣当中有着不下于韩琦的号召力，这是英宗所不能忽视的。所以英宗将王静辉写给颍王赵顼的策论，除了要给心腹韩琦阅览外，也一定要交给富弼看一看。尤其是富弼在濮议争论后也意识到自己在濮议上站错队而得罪了当今皇上，虽然英宗赵曙没有像处理吕诲、范纯仁那样让自己到外地去钓鱼，但终归在皇上的心中自己是比不过老搭档韩琦了，所以他就每隔几天便呈一个以足疾为由请辞的奏章上去，搞得英宗如握着烫手的山芋一般不知怎么来平息这位重臣对他的不满。

英宗赵曙让颍王赵顼将王静辉的策论拿出来给富弼和韩琦阅览，虽然王静辉的名字被用墨涂去了，不过韩琦手里有王静辉曾经用鹅毛笔写给他的信，所以他一眼就认出了手上这本策论就是出自王静辉的手笔，和他在福宁殿的猜测无二。

韩琦和富弼把两本策论粗略地看过后交还给英宗，两个人的表情也有所不同：韩琦是因为从策论的笔迹和内容上早已判断出作者是谁了，所以没有什么吃惊的；而富弼则是一脸的惊异，因为这本策论与刚才他看到的颍王赵顼的策论可以说从内容上如出一辙，或者干脆就是父子继承的关系。

富弼也注意到颍王赵顼的奏章虽然在内容上把这本策论重新加工了一下，但这种加工主要是给策论的核心内容披上一套华丽的外衣罢了，而刚才他看过的策论对大宋的敌国则是赤裸裸地讲阴谋，没有任何仁义道德可言，



可以说得上是杀气腾腾了。不过对于多年处于大宋与西夏和辽国斗争最前沿的富弼来说，对这样的策论内心中甚至生出了一些好感。

在富弼的内心中始终有一种隐忧：凡是有作为的新皇登基，总是要在他开始执政的期间点上三把火，显示一下君临天下的威风，最能体现这种威风的做法便是对敌国用兵。深知大宋现在弊病的他非常清楚，现在的大宋是经不起大规模的军事消耗的，而早上看过颍王的奏章后，他的这颗心算是放了下来：英宗赵曙既然把颍王的奏章拿出来让掌管帝国的文武重臣讨论，就说明皇上非常赞同颍王奏章中的想法，而颍王赵项奏章中使用的对敌策略都是不花钱的软对抗，虽然等它见效需要很长的时间，但这样的策略既容易成功，也为气喘吁吁的大宋争取了一定的恢复时间。

细心的富弼还发现颍王的奏章和这本策论的笔迹完全不同，甚至是这本被涂掉姓名的策论书写所用的笔都不是他所见过的，倒好似是用尖细的木棍削成笔直接蘸墨写成的，这就是说颍王奏章的真正来源就是这本策论。

富弼上前行礼后对英宗赵曙说道：“启奏陛下，这本策论要点清楚了，策划周详，能够写出这样策论的肯定是有大才的人，敢问陛下此策论系何人所作？还请陛下能够为大宋招揽此贤才！”

就在富弼说话的时候，富弼、英宗赵曙和颍王赵项都注意到宰辅韩琦居然没有什么反应，好似已经清楚了这本策论是谁写的一样。英宗父子认为韩琦在试探王静辉的时候，两人之间有些接触，他可能从种种蛛丝马迹中猜到策论是王静辉所写；而韩琦的表现落到富弼眼中，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富弼认为英宗赵曙已经提前把这本策论的作者告诉了韩琦，这样一来，与韩琦有着同样地位的富弼就感到英宗赵曙亲疏有别了，心中郁闷得很。不过自仁宗大行后，韩琦为人精明老到，确实要胜富弼一筹：嘉祐年间，富弼入相而韩琦为枢密使，他们两个人的官职和现在正好调个个儿，不过若富弼的中书省有事，他往往都要和身为枢密使的韩琦相商。两人原本共同策划了给曹太后施压撤帘还政与英宗赵曙之事，不过太后还政的时候，富弼正好在家丁忧，突然听说韩琦促请曹太后撤帘，富弼就曾惊讶地问韩琦：“我丁忧在家，别的事不知道无妨，但这件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难道韩公是怕我分去了你的名誉吗？”韩琦也解释道：“这件事必须出乎太后意料才行，不便事前明



说。”从此两个人心中就有了隔阂，直到刚刚结束的濮议争论中，富弼和韩琦又站在了对立面上，不过英宗的胜利使得韩琦在赵曙心目中的地位又上升了一层。

不过这次富弼可是误会了韩琦和英宗赵曙了，赵曙虽然有些恼怒富弼在濮议争论中和自己唱对台戏，但他在英宗赵曙心中的地位还是非常高的。而英宗赵曙也从蜀国公主的口中听到王静辉所评论的濮议中反对派的初衷，无非就是希望他能够称生父为皇伯以收拢天下的人心，维护朝堂百官的团结。他也非常理解反对派的想法，所以对御史吕海、范纯仁和吕大防的处罚非常轻。而前一段时间富弼上书建议英宗赵曙建储，赵曙为此特加富弼为户部尚书，以此向富弼示好，这次又把老是称“足疾”请辞的富弼请过来看王静辉的策论，这也表示了赵曙对富弼的看重。而且赵曙心中也有个想法：不是听说王静辉的医术不错吗？那就让这个才子给富弼的脚治治病，免得每隔几天他就上书以这个理由请辞。

英宗赵曙听富弼推荐王静辉入仕，心想：好在这个才子打算报考制举科了，否则朝中的大员看到他的策论都上书推荐他，那也是个麻烦事。他笑着说道：“富公莫急，此人会与你同殿为臣的，现在还不是时候。倒是富公、韩相看过这本策论有何想法？你们二人说来听听。”

富弼和韩琦异口同声地说了一个字：“好！”话声刚落，他们两个人互视对方一眼，然后笑了起来，韩琦给富弼打了个手势示意他先来。富弼也不客气，说道：“禀奏圣上，国家积贫积弱之状，时日已久，积重难返。臣所能参奏的，还是那句老话：愿圣上专治内政，二十年内，口不言兵。而这个策论最大的妙处便是在不动用国本的情况下对辽国和西夏进行不亚于战争的打击，所以老臣认为此策论的作者胸中锦绣非老臣所能及，老臣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

韩琦也笑着说道：“富公的想法也是老臣的想法，还请圣上招揽此贤才！”

英宗赵曙笑着说道：“既然你们对此策论的作者评价这么高，朕也不瞒你们了，它是出于王静辉王改之手。不过他现在还不能入仕，还要等等看。”

富弼问道：“可是那个在东阳郡王府‘一杯酒一首诗词’的才子王静辉？臣听闻他的诗词冠盖汴都，没想到他的策论也写得如此之好！如此有才学之士为什么不招揽呢？也免得世人说朝廷漏才。”



英宗赵曙说道：“富公口中的才子便是这本策论的作者，这个才子眼界可高得很，等着朝廷开制举科的时候自己来参加考试入仕，不受朝廷的提举！不过富公倒是可以去把他寻来，这个才子不仅诗词做得好，还是个名医呢，他或许可以治好你的足疾！”

一听英宗赵曙在揭他的老底，以富弼的脸皮厚度，他也不禁脸上微微一热，说道：“臣年老体衰，足疾乃是多年落下的顽疾，既然王静辉深通医道，说不得老臣还要劳烦他一下了。”

而旁边的颖王赵项则说道：“父皇继承大统两年来还没有开过制举科，儿臣建议父皇明年开制举科，以示对天下读书人的恩泽！”英宗赵曙听后笑着看了赵项一眼后转过来看韩琦和富弼，韩琦和富弼当然知道这是皇上询问的目光，但颖王说得有道理，制举科确实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开了，新皇继位也应该考一次了。这制举科是天下读书人进阶入仕的一条重要途径，开制举科也是皇恩浩荡的显示，他们两个没有理由反对，所以韩琦和富弼都附和了颖王的建议。

这次把韩琦和富弼单独留下来的会面时间不长，英宗赵曙也是想让他们两位大臣看看这本策论，熟悉一下王静辉而已，毕竟王静辉现在也只是在诗词上有名气，而策论一项被认为是评价一个读书人才能高低的重要指标。况且王静辉将来要参加制举科考试，没有朝廷中的重臣出来为他作保，那是万万不能的，赵曙也希望眼前这两个朝廷中举足轻重的大臣能够出面为王静辉参加制举科考试作保。

韩琦在皇宫外与富弼分手后，便找到了欧阳修，因为在濮议争论中是王静辉出的主意，韩琦来操作，那道有曹太后签名的诏书却是由欧阳修来写的，所以欧阳修自然知道王静辉的很多事情，况且他还是商务印书馆《梅雪》月刊评审团的头头，文人首领和王静辉说起话来自然比他这个宰辅要方便得多。

欧阳修向韩琦询问今天早上在福宁殿中传阅的那份颖王的奏章是否和王静辉有关系，韩琦给了欧阳修一个肯定的回答，并且把英宗赵曙单独召见他和富弼的事情，还有王静辉策论上的内容也和欧阳修详细地叙说了一遍。

以前王静辉在欧阳修的眼中不过是个好诗词的人物，不过在濮议当中，他从韩琦的嘴里得知王静辉出的主意居然是更改太后手诏，这可真是让他对



王静辉另眼相看，这时韩琦说王静辉居然能写出那样水准的策论，更是让他惊讶万分，不过他很奇怪为什么王静辉的策论没有在读书人当中像他的诗词一样流传开来。

欧阳修把心中的疑惑和韩琦一说，韩琦笑着反问欧阳修：“永叔兄，你觉得颖王殿下下的奏章如何？”

欧阳修疑惑地说道：“颖王那篇奏章很好啊！可以花很少的费用来对抗辽国和西夏，成功的把握也很大，即便不成功，那其中也没有什么风险。怎么了，稚圭兄，难道颖王的奏章有什么问题吗？”

韩琦笑着说道：“永叔兄，颖王的奏章对我大宋来说是绝好的，但对辽国和西夏来说就是一场灾难了。王静辉此人有张良、陈平之才，但他写给颖王的策论却是天下读书人都受不了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唯有这样的计策才能在最好地打击我大宋敌国的同时，还能避免失败所带来的风险。这样的策论只有经过颖王的手笔写出来，才能让天下的读书人信服！”

欧阳修听后才明白了韩琦的意思，满脑子都是儒家经典的欧阳修现在也很困惑，在这个时代他接受的都是圣人教化，哪能明白呢？不过他也是参与更改太后手诏的重要人物，认为非常之事必须非常之举才能解决，但对于韩琦口中王静辉那“非常策论”也感到了迷茫。

宰辅韩琦看到欧阳修迷惑的样子继续说道：“永叔兄，其实有些事情是很难说得清楚的，与其待辽国和西夏强大后来杀我大宋百姓，占我大宋江山，那我更愿意采用王静辉的办法让他们痛苦些，圣人之道并非万能啊！”

欧阳修听后，眼睛才恢复了清澈，一扫刚才的迷茫：韩琦这个曾与辽国人较量过的宋臣说得对，与其让自己大宋的百姓生活在敌国的屠刀下，还不如现在下手想办法来削弱敌国。欧阳修问道：“稚圭兄，今天圣上把你和富公留下来，单单是为了看王静辉的策论吗？”

韩琦摇摇头说道：“不是，今天圣上对我和富公说王静辉肯定会入仕，不过这个才子将会考制举科！颖王提出明年开制举科以示圣上对天下读书人的恩泽，我和富公都同意了。不过在老夫看来，这次制举科是圣上专门为他开的，今年科举大试刚过，王静辉就算要考也要等到三年以后了，现在开制举科正好让他赶上。参加制举科考试的读书人必须有朝廷重臣的担保，皇上把这